

榮陽縣志

附录

第十二册

(征求意见稿)

1985·12·



附录

县志乃记载本县各项事业的历史和发展状况，既包罗万象，又要详今略古。荥阳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情况已详前编。但历代旧志、驻荥单位、各乡镇概貌、名人轶事、重要文献等项，对记载荥阳历史，反映荥阳现状，启迪后人，都有借鉴和参考价值。所以设附录编，记述以上各项内容，以存史资治。

第一章 旧志提要

荥阳、汜水、河阴三县，纂修县志，始于明代，清时更盛，民国亦修。但明代所纂之志，均已遗失无存；即清代者亦不全有。现仅存《清顺治十六年荥阳县志》、《清康熙三十年河阴县志》、《清乾隆十一年荥阳县志》四部。民国时所修各志，保存尚好，计有《民国六年河阴县志》、《民国十二年汜水县志》、《民国十七年汜水县志》共三部。现将以上七部县志，编入旧志提要。全部记载各志序言、纂修、编辑人简介，各志卷、册、篇、章，各篇内容摘要。序言部分，参考价值较大，记述了修志经过、地区沿革、县志意义、编纂原则等。各类内容，均有轩辕，虽保存不少史料，但错误舛误亦复不少。后人阅读，尚须慎审取舍，有的可以借鉴，有的尚待订正。

清顺治十六年荥阳县志

序 一

读古人书，历览汉楚之季，互相犄角，以决胜雄者，多在荥阳、成皋间。

夫荥，古东都也。自春秋来，历为战守之区，左氏备详之。故夙昔风雨中冲，不曾涉黄河而知其深，越太行而知其险矣。

及余授荥，入其境见田野荒芜，村落萧条，未免愁（音嘲，忧）。

伤之意)焉感怀。然四顾河山，犹然无恙也。亟召故老而询之，一经指顾，鞍泽、鞍仓之蹟，历历如在也；京城、虎牢之扼要，赫赫如覩也；望鸿沟而王霸之基业，于今未艾也；憩秦槐而隆肇之梦，尚可酣也；过纪墓、弔樊塚，思祐之灵，将军之威，烈烈然不可泯也。因搜(音蒐，当求、索字解)旧志，咸谓孔壁空藏矣。编求之故家，幸得祖龙之余者二卷，断简殊编，零零欲废。阅至终篇，其山、川人物，幅员、户口，无不于编内收之。余曰：嘻！此荆棘之遗而铜驼会见者乎。按其籍明李石公所修，终于万历初年，事远于六纪而上。

更念国运鼎新，制度焕然大备，所宜镌之金石，奈时更一甲子，代经劫灰，古今风气不相及者，真啻倍蓰。赋胥证而今余，丁昔著而今燭，城廓官室，昔完而今毁，以及百族物产，忽聚忽散，若执旧志而衡之，欲定田赋，料户口，即方册宛在，犹石田也。余不佞，待罪三年，勉图竭蹙，尽所应为，附近之荒少懈，而硗僻山阜荒秽
地皆不收。予之版口清而历城界，每告共十九石之嫌方，而汎近墳者，巷户壅积。生衣教训，此岂可十年计？而且军兴未已，供亿日繁，官斯者时时窘无米之炊，生斯者件件剗医疗之肉。其凋敝之状，几不令索水含愁，屹山戚色耶！是所望于当道君子，被縕而恤颠连，凭轼而问疾苦，则嘘濡发养于患寡患贫之荣，犹得见有人有士之威焉。顺治十五年菊月十日之吉 □□□文林郎知荥阳县事古赵孟登

云謹撰。

序二

凡天下名山大川，奇人異物，在在有之，而国史未能悉载。犹知河海而未问支流，识泰华而弗详群阜；犹玉之在璞，而未问其为庙堂之珪瓈，珠之在蚌而弗详其为照乘之夜光，是山川人物未可以史册所载者竟也。

予以谫（音翦，浅也。）材，承乏荣邑，甫离姑哔，忽接薄书，夙夜冰兢，陨越是懼。虽未暇穷奥区览形胜，抚今弔古，感物兴怀。然日亲绅士，躬炙雅言，尽蒙之境，盖已仿佛闻其略矣。

茲逢枕先发是邑旧志一帙，前令修饰有未明储者，饬予略加參校。乃知枕宪及番臬守佐諸台，蓋欲修版圖行實政，必使奇胜之河山与古今之品物，備載諸志，一无缺漏。非特重表事迹于茲时，且堪昭垂典故于千載，所謂支流、群阜、珪瓈、夜光，可概見矣。自是而无微弗求，无美弗彰，山則嵩淮、石棲，水則龍潭、賈峪。与夫前賢往哲，循吏名臣，鄉士大夫，忠孝節烈，袞（音杯，彙也）表今昔者，悉詳于志。余小子何多识！

時

順治歲次庚子孟夏之吉（庚子為順治十七年），知榮陽縣事溫陵林士伟撰。

提 要

荣阳县知县顾天挺重修时间约在康熙十六年。训导水星曜、县丞沈涛同修。顾天挺系浙江嘉兴府平湖县人，康熙庚戌科进士，康熙丙辰（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六月接任荣阳知县。水星曜，号昌溪，河南府宜阳县人，沈涛，浙江秀水人。

此志原为荣阳知县孟登云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纂修，九月作序。（序一）孟登云河北省真定府赵州人。后为知县林士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续修，于四月作序（序二）林士伟，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人。~~顺治己未进士~~顺治己未任知县后于康熙十六年重修，在凡例中指出：“……故前令林士伟于顺治十五年所修旧志，探辑寥寥，今忘少增一二，概亦从旧，有疑姑缺，以俟将来。”重修时间距续修时间为十六年。

全志共八卷。卷一地理志领子目十二，卷二建置志领子目十一，卷三贡赋志领子目三，卷四祀典志领子目五，卷五秩官志领子目十一，卷六选举志领子目十，卷七人物志领子目七，卷八艺文志领子目十。

地理志中土产记载较详，记有谷、果、蔬、花、木、用物、药、虫、兽、禽、鱼、鳞，介等十三类，三百二十九种。

从兵燹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荣阳农民起义反对压迫的情况，只明

万历年间至清初六十余年，发生农民起义的活动就有六次。

贡赋志中记载田赋的变化，看出由于统治阶级的战争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明初全县土地四千五百八十六顷二十八亩三分五厘八毫，每亩科银三分四二毫，万历年间每亩加征粮饷、练饷共一分七厘，每亩征银增至五分一厘二毫。明末由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清帝入关的战争造成县境“全荒无丁”。顺治以后，各任知县历年劝垦至康熙十六年始折成一色行粮熟地三千三百六十二顷九十七亩四分九厘九毫，尚不及明初耕地面积。但每亩征银仍有增加，这年即增至五分二厘六毫七。农民负担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选举志中突出者有荣阳郑氏，历汉、晋、南北朝，唐皆为望族。收入志中者有巨宦五十七人，多任刺史、侍郎、尚书、丞相等官，其中有六个状元，八个驸马，文学最著者有唐代郑虔北魏书法家郑道昭。

人物志记载崔氏自汉，南北朝、隋、唐，长期客居荣阳，史称大族，荣阳崔氏，名宦二十八人，官刺史以上至丞相者二十二人。

艺文志记载诗文，墓志、碑刻等文字著作。其中名人著作多篇，如晋潘岳《登虎牢山赋》，唐李白《登广武古战场怀古》，唐李商隐《夕阳楼》、唐韩愈《尚书库部郎中郑君（群）墓志铭》、《唐河东节度使郑君（僧）神道碑》。宋吕蒙正《鸿沟》。

清康熙三十年河阴县志

申奇彩 修

序

广武，前蔽尔之区，南通荣郑，北带黄流，东在山阳者，生植几何，蹂躏几何，民困于输，官疲于奔命。缕缕悉旧志矣。惟是邑前此甲第蝉联，自履任以来，寥寥鲜通籍者，彩愧一。隔水滩田，供邻封强有力者资，心血徒枯，无能与河伯争此一片壤，彩愧二。立役增丁苦，数不止倍，困民且困商矣，徒付无可奈何，彩愧三。事与古人弗~~类~~（类：同體）将无绾缓是邦者，才弗逮与？命不犹与？抑天以憂患贻人示遣告与？今抚都宪~~閫~~大人~~徵~~修邑來，此邦得失，将开卷瞭然，讵敢~~載~~其隆，不~~載~~其替，粉饰固陋，贻珥（珥笔，史官之笔）笔羞。爰卜良日，揖宇脩毛君及明经秦君，荆邀诸昆近曰：“閫大人镇抚中州，求治如饥渴，禁私征，节浮费，助麦种，赈米粥，蠶火免漕，不啻视民如子。今兹之檄，彷彿周南召雨，行将为圣天子观风地。彩也无似，负愧前贤，如诸苦不足光邑舞何。毛君、秦君輒~~腹~~签曰：嘻！异哉！贤书日益寡，邑孺子业荒于~~也~~也。滩田沦于强有力之手，河伯限以南北也。吾邑之困于~~也~~政，肇始 在今兹乎，候何歉乎此。彩曰：唯唯、否否，洞谷阻深，山原錯，不俨然付~~肩~~之邦乎。箇~~也~~依然，吾何去而何从？增粮有额，祁署（迟缓布署）适时，无米之炊，何以埋之？如刘、如封、如王，前贤之俎

豆常新也，何以继之？泮璧依然，执经请业者，能使若任，杜许和
诸君子之风规守。太公顶履址犹存，两雄不并立，宜不至以杯羹遗
汉也。今吾民能于雀鼠相角时，尚保全人骨肉，彼翁即我翁，予守
土之吏，心怦怦不宁居，匪独三愧为然也。幸际闾大人手注上谕十
六条，廷督师儒教□□舞貌茲下，或可望□□风图免罪戾，然览观
前此得失之由，与比年末慊于心之时与势，窃恐后之视今，亦犹今
之视昔，鉴观岂必在远哉。诸君子志形、志事、志言，并志比年末
慊于心之时与势，以副抚都宪求治盛心，是所望也。书成可以志感
可以生敬，谨拜而受之。
康熙三十年辛未河阴县知县襄平申奇彩书。

内 容 提 要

本志共四卷，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刻本。

清知河阴县事申奇彩修，毛泰徵等纂，申奇彩奉天辽阳人，监
生，到任年月无考。

按河阴旧志，在明者久佚，清顺治时，知县范为宪修之，康熙
时知县申奇彩重修之，范志久已无存，即阁中丞所谓荒悖失伦者。

康熙二十九年 各郡、县重修志书。申奇彩设局重修，迄三十年书
成。

此书为四卷，其目曰：总图、沿革、天文、四至、建置、山川、

古迹、风俗、土产、陵墓、寺观、赋役、职官、科貢、人物、艺文。

书之简漏脱落，较范志殊未少胜，即以科貢言之，其进士年表，仅元代一人，明代三人，入清无之；举人年表，元代一人，明代十四人，清代一人。以一邑之大，掇巍科者，决不至寥落若此。其职官志，不用表格，所载职官，有惟书姓名籍贯者，有载及事迹至数百言者。是有政绩者，即附于人名之下，例未为不可，但此外又有名宦一目，为例不无冲突；且所载名宦仅四人，而政绩又非赫赫大异于人者，实为无谓。其武备一目，载云：明李老，宣武卫千总；国朝张启明，卢州府守备；明秦川字朝宗，周蕃，内乡王府仪宾，晋阶奉议大夫，此外未著一字。不惟简陋可哂，且与邑之武备毫无关系，殊不知其意安在。寻常方志，即恶劣者，人物亦有可观，而此编之人物志，仅忠义九人，孝行二人，烈女八人，流寓三人，隐逸二人，其陋之甚，即此可卜而知矣。其沿革一目中，不察平阴，河阴更替之迹，未鉴河阴荣泽演变之歟数处将隋废之旧邑与唐后另置新县相混淆，虽孟津有河阴之故名，我河阴向无平险之史称，彼位西我列东，实风马牛不相及也。查平阴地名早于河阴数百年，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始分汜水、荣泽、武陟三县地，建置河阴县，沿革中所记载周成王至北魏千余年间平阴之沿革均与我河阴无关，隋唐莫辨足见修志者之粗率矣。

附藏书单位：北京、科院、北大、故宫。天津。南京：南大。

地研。上海。辞海。河北。山大。河南：河师大。开封、郾陵县图书馆。

采自《河南地方志提要》

乾隆九年重修汜水县志

序 一

浮戏之山，汜水出焉，禹贡导水，至于大伾，此其地也。地介许、洛之交，在春秋时为郑之卽邑。晋、楚并驾中原，往往凭依险阻，争长齐盟。楚、汉之际，转斗京索，相拒成皋者累年。自是厥后，屹为雄关巨镇。隋开皇中，始设为县。沿革变更，具载前史，其系于中州者重矣。县志之作可阙焉不备乎。我国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河伯效灵，崤关无警。正如欧阳文忠所云，百年之间，穆然徙见，山高而水清者，猗与休哉。讵非兹土者之厚幸哉。

者豫省修辑通志，上诸史策，以纪大一统之盛。惟是封圻辽润，挂漏或多，邑乘未备，非所以阐幽微而昭考信也。余亟乏旬宣，通筋增辑志乘，庶几邑有全书，用光大典。而所在牧令薄书，期会端屡示惺，方有待焉。汜水令海宁许君，前宗伯时荀先生之从孙也。诗礼渊源，字有根底，以名孝廉，作宰兹县。敷正之暇，即以志节为首务。发凡起例，考义修词，罔期月而先成。邮书就正，乞一言

以弁者，此则余之志也，何敢以固陋辞。

余惟志书之作，难言之矣。旧志不云乎；纪者、纪其地，纪其人、纪其事也。汜为有熊氏之故墟，河流屈曲，迁徙无恒，上下古今，纷纭变置，则纪其地也难。方山巍秀，锦水濯英，高士名臣，后先相望，则纪其人也难。远溯羲轩，近指昭代，载籍极博，文献无徵，则纪其事也尤难。今观是书，华而不爛，质而有文，举开闢以后之山川脉络，无不毕现于尺幅之中，其他核而不病于诬；举周、汉以来之忠孝廉隅，无不表著于方策之内，其人传而不流于滥；举数百载之制度文章、闾閻日用，无不昭然共揭于宇宙，其事详而有要，信而可徵，而不至散漫而无稽，浮夸而鲜据。汜虽蕞尔邑，兹志既成，历代之邦典备焉。洵乎炳炳蔚蔚，不墜其家声者矣。

余闻诸前辈曰：宗伯鏗经铸史，束躬砥行，自为诸生时，已负大人长德之望，晚跻通显，敝黻休明，宜其积厚流光发闻于后，许君具有史才，世济其美，并日珥笔螭头，和邦国而掌邦礼，如河之宗海，如水之有源，非异人事也。余将拭目俟之。时口口乾隆九年岁次甲子嘉平既望，赐进士出身，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二级，纪录五次，前史官通海赵城撰。

序二

读淮阳之郡志，犹忆前贤（最守淮安，见海宁许同生先生所辑

都志) 挽浙右之人文，競推望族，(新刻浙西人文许氏最盛) 言瞻故土，难忘梓里桑麻，迁转他乡，遥企花封桃李。问县名于汎水，肇自隋唐；考地界于伾山，会于河洛；向闻管轄，曾秉盈川，近阅舆图，恰联温县。虞芮质成之事，只愿遵行；晋楚争鄩之区，惯鬪角斗；人来上国，式闢文坛，踏入中原，尚余战垒。琴堂见句，底胜怀古之思，书院谈经，备极作人之化。借鸿篇以立鵠，錄毫刲鸾凤之音，凭竹简以垂模，繡梓焕枣梨之色。上下几千年之事实，正是灿然，东西數十里之井鑿，亦非~~蕭~~尔；山川草木，总属文章，风俗人才，都堪图画。笔则笔，削则削，本之春秋；是曰是，非曰非，宛如月旦。地因人重，尤赖文传，今与民亲，已成化理。虽晚榆之逾拔(昔者中有轩名晚榆)，亦尝寄兴于鲈胥；惟秋桂之连芳，正复增光于藻鑑。~~念~~知儒效，原不过蹠，若论家声，尤为烜赫。宗衮之官，高宗旧传巾，既累有宗英仙才之系出，仙真飞舄(Xi 鞋子)，亦见称仙令春风。步履花柳，村村夜月，~~歌~~歌讴吟，处处安静，无华之吏不怠无文，湛深有本之言乃真有用，议河防，议积貯，煌煌论断，宁看他日之施，米正史，米群书，疏疏搜罗，更见平时之博综。若应承诏，大手笔不愧史料，我敢立言駢体文，亦辅词藻，聊为附尾，以识倾心。

河南布政使司分守彰、衡、怀三府，兼督河北河务水利兵备道，
按察使司副使，加五级记，录十次荫派组谋。

序三

蓋以典謨分派，珥筆職次乎三公；曹植陳風，猶車編聯天列國。稽藏書于柱下，南史猶存；攬文集于洛陽，東觀非遠。粵考錦川，昔稱制邑，路如一线，控巨疊之雄關，山抱連城，薈（郁）千年之霸氣。鄭人弃而不守，识鬻熊之方來，鴻沟指以平分，抚神雅其何逝。屏秦營而摧楚壁，凭朔塞以下東蕃。委魏叔于狐邱，原同剪叶；臨晉公之雉堞，邑煩監書。商沟依然，幕都已邈；車鄰蒲草，周王舊虎之區，台枕成皋，漢祖飛龍之地。旋門辟于光武，汜水定于開皇。踐兩晉之經營，堅如璧立；墮五胡之蹂躪，亂若瓜分。接坐狼烟，參列咸陽之口，殘云蠹蝕，愁沉砥柱之舟。詢故國之榛苓，山中口口；訪稗官之文藻，石上苔侯。野戍荒城，弔戰功于口口，青箱赤軸，問紀乘以何年。然而云物不殊，川原未變，星承角亢，光耀赤帝之墟；域阻軒轅，精蔚黃龍之野。浮戲折而北，闕奔九曲之羊腸；大伾踞而西，邇凌邇之鳥道。縱榮澤于廣武，把漢泉于內口。三川浚而河流深，二室开而嵩峰現。翠屏金谷，花口口里之口。竹叶桃花，波漾五云之色。飲馬伏蛟之澨，水陣寒空。卧龍睡虎之坡，烟村斷逕。洞傳王母，信青鳥以飛來。廟祀元君，伊丹書于在望。維是阴阳之渥飾，不滯一隅，凡茲賢哲之挺生，寧遠十室。氣搖山岳，韦都督之勁節何高。世掌丝纶，王中書之徽旨不墜。至若或懷田易水，夜月空懸；或柏節棘心，秋蓬不沒；或謀臣指臂，策

形胜以前筹，或离客行骖，帐云烟而抒抱。莫不各见于散绮，亦可共引于扬休。乃良牧难逢，旧编间缺。张侯思广为纂辑，谋野获以将成，先君曾备其咨询，书塵封而不就。百千年之典籍，间杂鲁鱼，九十年之精夹，徒留蔓草。所以邱林寡色，人物含愁，慨杞宋之无征，溯文献于奚自。

今邑侯海宁许公，以才倾越海，治冠中州。金台石屋之藏，箕裘接武，桃县桑田之胜，竹马环辕。帐庇南阳，招诸生而广益；琴鸣单父，奏百里以何耆。种柳披四野之阴，讼庭草满；张灯敞五更之漏，花慢鸟啼。聊凤趾之暂栖，作牛刀之小试，弦歌遍起，鸡犬不驚。笔倣右军，夙推换鹅之雅，文宗左氏，更超司马之班。顾兹弹丸，微芳必采，因前尺牍，美锦重增，舆论及于蜀羌，河间王之蒐罗殆偏，清议免于羊牧，褚遂良之褒弹无私，文泽尤雅不尽。五帝以还，言不空谈，总归六经之要，于是循仍故实则成见不留，累积采兹。则新闻毕举，洗陋敷荣；则山辉川媚，去华存质；则玉琢金雕，惟采鉴当空；不掩道旁之口，纵遺珠未入，可昭泉下之魂。

自具失兼长，情岂拘于四忘。蓋以半壁匏繁，三径初荒，甘裁尘奔，孑身独远，考云梦之一纪，遨齐安于五骢，皇华历而柔梓疏，秋风动而羨靈隔。竹川细响，虛达消苑之清，野寺穹碑，誰蹕荒郊之旧。庚申入範之岁，倣过门以覩顧，歸陽分袂以来，每遙天面搔首，鴻裁手定，豈資權杖以交騷，麟紀無成，自觉游夏之莫贊，閔

孟坚之书，英蒸可拟；读温公之帙，渊海何穷。幸值盛朝，益登明
裔，图书自采于西蜀，部落弥详于东京。蓬莱道山清丽赤虹之化，
凤鸾蜃府羌浮缥缈之香。开三阁之龙文，分毫悉润，搜五方之鸟篆，
实录堪呈。□□海而□林，得连珠以贯组，工参造化，秋霜与春□
□□，想涉神灵，间鹤同苦猿莫似。过张华之室，美□琳琅，望孙
蔚之林，珍含池岛。怀金莫殖，综山纪以无从，握汗长育，触乡云
而觉爽。敬承彤管，允勒石铭。

乾隆九年岁次甲子，仲春既望。湖广黄州府知府，邑人禹殿鳌 手
撰。

内 容 提 要

清乾隆九年（公元 1744 年）刊本，全书共二十二卷。

清乾隆汜水县知县许勉敦修，禹殿鳌 等编辑。许勉敦字思晦，
浙江海宁人。禹殿鳌字谦斋，汜水人，庚子科举人，曾任湖北沔阳
知州，贵州府知府。

二十二卷为：卷首是凡例、舆图，卷一星野、卷二沿革、卷三
地理、卷四筵宴、卷五职官上、卷六职官下、卷七、八选举、卷九、
十人物、卷十一赋役、卷十二祥异、卷十三风俗、卷十四礼乐、卷
十五古迹、卷十六评论、卷十七事实、卷十八至二十二艺文。

本志所记资料较为丰富，为现有荣、沁、河阴各志之冠，沿革志较详细地记载了历代变迁和军事活动。地理志中记载各史书中地理志、郡国志有关汜水的部分。建置志综合记载虎牢（成皋）的设置，如记：建国城者一，蕃镇城者五，郡邑城者八；县城、各署的建设均有详记。人物志在流寓节记有历史名人在汜之活动，如汉之郭泰，在成皋从屈伯彦学，历时三年，毕业后游洛阳，名震京师；晋阮籍游广武之诗，名医秦越人（扁鹊）医虢太子起死回生等事迹。艺文志记有奏疏、碑文、墓志、诗文等有参考价值之文章。所以此志中保存资料较多，堪作后世研究汜水历史之镜鉴。

也有些缺陷，重复处较多，如人物与古迹、沿革与事实的记载，有数处相同。另外没有采用表格形式，所以文字繁琐，不能一目了然。虽然，仍不失为较好之县志。

乾隆十一年荣阳县志

序 一

余目承发文书，同观輶轍，每心仪中土山川人物之茂美，欲一登高高之山，测影之台，问成周卜洛瀍风，而俯首帖括，遑焉未至。及至计偕往采，由楚而豫，历梁宋冀鲁，渡大河逕行霸，纵观汜圃，夙志稍酬。然马烦车殆，亦未能大物见闻。岁乙未，属有赈役，移